

沧海横流

□ 电信学院 张振阳

许都丞相府。宫殿巍峨，廊柱高耸，雕梁画栋间透着一股肃穆与威严。

殿内，烛火微弱，光影在青石地面上投下斑驳的痕迹，映着若隐若现的人影。

曹操独坐案前，手中握着一只青铜酒杯，杯身冰凉，酒液微漾。他低头凝视杯中倒影，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那张意气风发的脸。但岁月已无情地在他脸上刻下了几道深深的皱纹，鬓角也被染上了霜色。

他轻轻叹了口气，将酒杯放下。

就在这时，太医吉平捧上了一碗汤药。

曹操接过药碗，正要饮下，不经意的抬头却察觉到吉平的眼神闪烁，只是手指微微颤抖一下。

他心中一动，将药碗狠狠摔在地上。

吉平脸色骤变，从袖中抽出一把匕首，直刺曹操胸口。

曹操狠狠地抓住匕首，手掌立刻渗出鲜血。脸上却浮现出笑容，不但没喊疼，反而哈哈大笑起来。

侍卫们听到响动，纷纷冲进来，立马将吉平抓了起来。

曹操还是在笑。

“曹贼！你窃国卖民，有什么资格在这笑！”曹操听完若有所思，便示意手下把吉平带下去，明日再作处置。

这一夜，曹操想到很多。

那时他还年轻，意气风发，满心都是“替天行道”，他在济南府的多处砸了刘章的祠堂。后来又孤身潜入董卓的府邸，想刺杀这个祸国殃民的权臣。

七星宝刀的刀锋在月光下泛着寒光。

他潜入董卓的寝殿，却见董卓正背对着他，

鼾声如雷。他握紧刀柄，心跳如鼓，正要下手，董卓却忽然翻了个身，铜镜中映出了他的身影。他大惊失色，急忙跪下，假称献刀。董卓接过刀，赞不绝口，却也察觉到了杀意。

那一夜，曹操侥幸逃脱，却也深知自己与死亡擦肩而过。

想到这，曹操不由得会心一笑，感慨自己福大命大。眼中又浮现出逃时狼狽的背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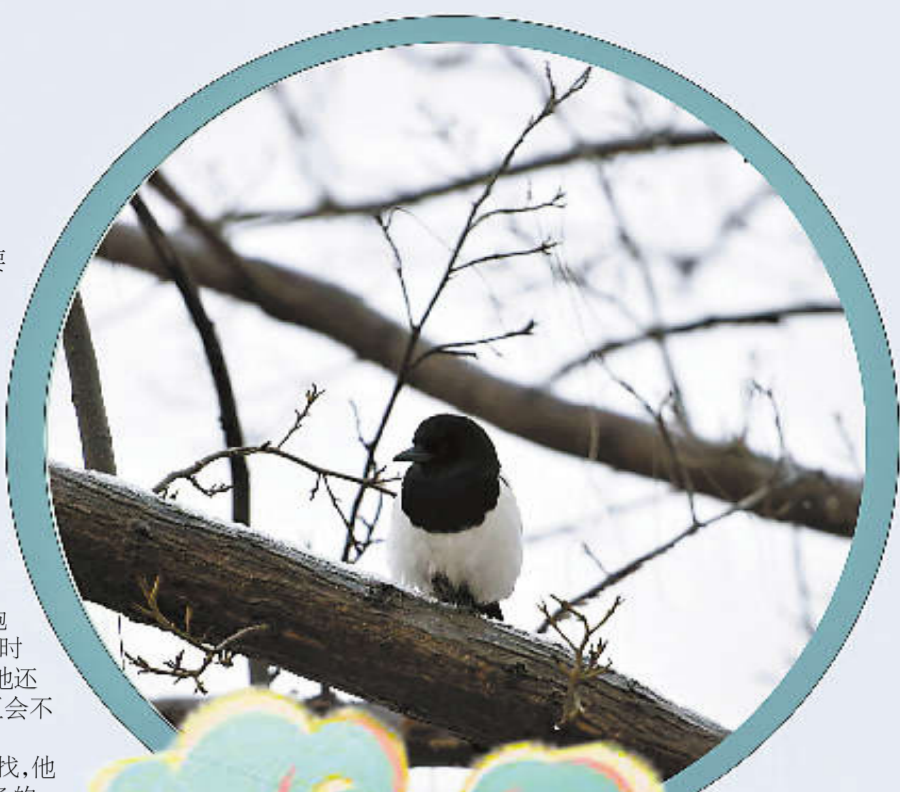
他回想起来和刘备青梅煮酒的时刻，他只想和刘备好好叙叙旧，顺便借着酒劲吹吹牛，谁知道他却把自己给吓跑了。他又想到了自己的理想不过是死的时候，墓碑上刻的是汉故征西将军之墓。他还想到自己如今把持朝政，文若作为汉臣会不会不高兴呢？

他想找人来聊聊天，却发现无人可找，他爬至榻前，逐渐合上眼睛，在酒精和疲惫的双重作用下，陷入了沉睡。在梦中，还是小孩的儿子曹昂哭着闹着找他妈妈，曹操又一次惊醒。

他重新坐回案前，拿起那只青铜酒杯，为自己重新斟满了一杯酒，然后一饮而尽。酒液入喉，辛辣依旧，却多了一丝回甘。

夜色更深，烛火渐弱。

曹操站起身，吹灭了烛火。



测绘学院 别永泰 / 摄

2025年春节老家记事

□ 土建学院 仲济涛

又要离开老家回黄岛了。无一例外地，我心里仍是恋恋不舍。老大说：“爸爸，再多待两天吧。”我嘴上说着不行，心里却很诚实：如果不是迫于生计，再待二十天我也不嫌多呀！

老家真是一个神奇的存在。世界虽大，我却以为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让自己如此踏实与舒适了。脚踏实地的那种踏实，周身通泰的那种舒适。像希腊神话里的安泰俄斯，只要与土地接触，就能从母亲盖亚那里获取无穷的力量。总之，在老家的夜晚，一抬头，月亮上就躲着一只捣药的玉兔，星星们就在眨着眼睛。在异乡仰望夜空，只能想到冰冷的星球和星球表面的那些坑坑洼洼。

不光夜晚，即便是清晨，老家的风景也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。自己有晨跑的习惯，既然一年到头难得回老家几次，那么故乡的跑步打卡自是必不可少。沿着芦苇丛生的淡水河，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奔跑，想看多远就看多远，只要眼睛够用就行。初升的太阳还不甚厉害，红彤彤地映在河面上。水上一群惬意觅食的野鸭，因了我这不速之客的到来，警惕地拍打着翅膀“呼啦啦”飞向远方。野鸭果然小巧，飞起来真是灵活，不像刚才路边枯草丛中飞出的几只野鸡，短小的翅膀勉强能平衡它们肥胖的身躯，一看就是没有天敌的样子。它们想必没料到一大早会有人类经过，我也没想到这群养尊处优的家伙如此大胆地紧靠路边睡觉。所以，我们是互相吓了一跳吧。

不过我并没打算跟这群鸟类一般见识。在清晨这份难得的静谧中，我继续往前跑着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刚回到老家那几天，气温骤降。早上躺在被窝里，一开口就冒白气。见我起来换跑步衣服，妻使劲儿盯了我两眼，很明显是在问：还跑？我用不曾停下的穿衣服的手告诉妻：还跑！

讲真，这点儿冷算什么呢！作为马上不惑之年的人，也经历了一些事了。在遭遇过的那些刊刻刻骨却又无可奈何的往事里，真的，这点儿冷算什么呢？都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自己唯一能把握的，恐怕也就是类似“早起跑步”这样的执着了。

除去例行公事的晨跑，过年在老家我最喜欢干的事有三件。

(一)帮母亲烧火

老家用的是传统灶台，烧木柴的那种。我负责烧火，母亲则负责煎炸年货。坐在那个比我年龄还大的小板凳上，拿起长短不一的树枝往灶膛里送着。再难烧的木柴，带刺儿的，带棱儿的，细长的，粗短的，在火的洗礼中都能找到统一的归宿。盯着灶膛里熊熊的火焰，仿佛自己心中的那些刺儿、棱儿也都燃殆尽。自己不止一次地有这样的体会了——盯着火焰的时候，感觉自己的内心被净化了。灶膛里发出的那些噼里啪啦的响声，在我看来，并不是木纤维的破裂声，而是自己心中的那些魑魅魍魎被火神吞没的声音。一边烧火，一边跟母亲不紧不慢地聊天，聊聊我在黄岛的工作、生活，也问问母亲近来村里的人情往复。喃喃细语，灶火可亲，很喜欢这样的时刻。

(二)陪母亲看吕剧

前段时间给老人家买了一个看戏机，说白了就是一个超大屏的MP4。电视上的戏曲频道多数是演京剧，不如吕剧符合母亲的口味儿。于是专门淘了100多部吕剧放到U盘里，可以在看戏机上即插即用。没有什么广告，想看哪里点哪里，母亲的心一下子就熨帖了。忙年的空当，母亲是什么状态呢？也不添煤了，也不烧水了，盯着屏幕无法自拔，比当下沉迷短视频的年轻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考虑到母亲的“前科”——在大家家小时曾沉迷于电视剧而烧糊过两个锅，我不禁又有些担心起来。于是再三叮嘱母亲，自己在家看戏时要把火关好。

这次在老家，断断续续陪母亲看了三四部吕剧。这里说“陪”，有些大言不惭了。不像前几年只有老大时那般“清闲”，现在有了二宝，两个瓜娃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，孩子妈妈便有些力不从心，随时需要我这老父亲出面调停。再就是老大做寒假作业，我也要充当合格的“顾问”。刚陪母亲看一小会儿吕剧，不是被“调停”打断，就是被“顾问”牵扯，总之是无法像以前那样全程给母亲讲解了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吕剧演员的那些唱腔和扮相也深深打动着我。《姊妹易嫁》里，女主那句“素梅不图金玉贵，只求同心共暖凉”，直接让我泪目；《双玉蝉》中一生悲苦的曹芳儿一句“寒灯孤影十六载，血泪化作哺育恩”，让人不忍卒读。虽然不能一味地厚古薄今，但相比于当下只图博眼球、赚流量的短视频，这些经典戏曲确实不知要用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多少条大街。咿咿呀呀，戏子可亲，很喜欢这样的时刻。

(三)夜读

在老家的夜晚，等家人们都睡下后，属于我的时刻才刚刚开始。往通红的火炉里添上几块炭，拿个马扎在炉旁坐下，然后掏出在黄岛就准备好的闲书，便可以“肆无忌惮”地读起来。说肆无忌惮并不夸张，平时工作日哪有这样的闲暇！过年回老家的这几天，因为娃不上学，所以第二天早上没有早起送校车的紧迫感。即便起晚了一点，也无甚大碍，只要别耽误跑步就行。那是怎样的一种惬意呢！连煤炭烧透后下坠的窸窣声都让人感觉那样欣慰。炉暖身，书暖心。万籁俱寂，炉火可亲，很喜欢这样的时刻。

在老家的这些日子，节奏缓慢踏实，悠闲却不懒散。不知古代那么多寄迹山林的隐士，是否也是为着同样的缘故。我在那快节奏的钢筋混凝土森林里日渐干瘪的神经，回到老家之后，像久旱甘霖般又迅速充实饱满起来。虽然都说年味儿比以前淡了许多，但我们在意的哪里是年味儿呢！我们真正在意的，或者说真正触动和滋养我们的，永远是那方神奇的土地和土地上倚门而望的亲人们啊！

嘿，除了这么多，在老家浓浓的人情味儿里积攒多日、快要溢出来的感情终于宣泄了一些。以此纪念在老家的日子。新学期开始了，加油！



测绘学院 别永泰 / 摄

向南行

□ 文法学院 李行

腕表指针划过了子夜。推开窗，城市霓虹在远处晕染成混沌的光斑，恍惚间与记忆中南方的乡径重叠——春苔在石缝织网，夏蝉将燥热铸成空壳，秋柿坠落后蛛丝填补虚空，冬藤裂茎渗出琥珀色的泪。人们说那条路在砖窑处断了头，我却总在混沌时刻向南行，仿佛南方是某种隐喻，能溶解所有凝固的坐标系。

三月，柳树尚未吐出新芽，晨雾裹着远处的拱形建筑物。苔绿从水泥裂痕渗出，如新生的毛细血管在灰褐皮肤上蜿蜒。露水未晞的清晨，苔色在砖缝间流转，时而碧如翡翠，时而苍若锈铜。向南行，是一片空旷的厂房。四十年前，纺织行业蓬勃发展，纺织厂在此落户，吸引年轻人来此，带来无穷活力。门前的建筑物依次拔地而起，熙熙攘攘，人声鼎沸；四年前，产业升级，又恢复往日的寂寥，寂静得只能听到远处林子的鸟鸣。雨水改道，苔又活，因长久未入人烟，在厂房砖石的缝隙中，又稀稀疏疏地生长出来。苔毯之下藏着另一种时间刻度。暴雨冲刷厂区，苔却往碎石深处钻，毛细血管般的生存，在裂隙中续写另一种生命。

七月，蝉鸣响彻整片天空。正午的太阳高悬，灼烧着整个大地，将其镀成金箔。蝉声穿透石缝，织成无形的网。此时，街边的垂柳已经郁郁葱葱，热浪不断涌起，叶片也随之摆动。继续向南行，路过废弃的针织厂，便是一片居民区——这片区域，伴随着这座城市针织业的兴起而发展，又随着产业的转型而逐渐消退。道路旁是工业生产遗留下来的建筑。暮色将胡同砖墙熏成暖黄，杨树荫下三把竹椅斜倚地倚着光阴。戴毡帽的老汉磕着烟袋，裹着胡同煤炉味儿，身旁，花袄太太数着晒干的玉米粒，骂他总把厂子轱辘讲成评书段子。水泥台半杯大碗茶，浮着象棋残局，纱窗漏下的光斑在皱纹里打转，捎来槐花蜜的甜湿。

十月，穗垂首时柿子金黄。果实早被候鸟啄尽，空枝桠如老人松开的指节。秋风掠过，枯枝

在勾勒潦草书法，柿蒂凝结褐色糖霜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万物沉静的季节。继续向南出发，穿过针织厂和居民区，是一条不算繁华的商业街。到处充斥着工业建设时期的痕迹，也有着搬离之后的沉寂。外地人返回故地，年轻人背井离乡，这条街道也随之改变。锈迹斑斑的钢铁烟囱，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向倦垂腰。叶片蜷曲的杨树将枯黄簌簌抖落，碎金般的秋阳透过雾霭，在枕木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推着自行车的大娘，依然延续着20世纪的习俗，将用盐水卤制好的鸡肝儿，放在方形的保温盒中，当街叫卖。浓厚的乡音穿过街巷，人们寻找着这份儿时的美味。依然是老式的杆秤，等到两端持平，大娘便会将鸡肝儿递给你。一口咬下去，咸香先冲进鼻腔，温热的气息不断涌来。表皮微微皱皱，牙齿一顶就裂开了，里头热气裹着酱汁往外涌，软糯的口感令人回味无穷。路灯在暮色中次第亮起，昏黄光晕里，滋味交织，为这座锈在时光里的城市，缝补了一小块温热的补丁。

初雪，白茫茫的色彩覆盖大地。这里处于温带大洋的迎风坡，向来是积雪皑皑，大雪封路。枯黄的叶片被大雪压垂首，雪隙间透出暗绿生机，藤蔓冻裂渗出琥珀色汁。狂风呼啸，雪花漫天。向南走的最后一站，便是产业转型后的新型建筑——大型的公园。如银铸棋盘，藤裂处萌发新路的胎痕。这是环境向好的特征，公园中央的湖泊已经冰封，无数年轻人奔涌而来，用相机记录下这片雪景。大规模的绿化建设，周边的树仿佛分分钟就吐出新芽，在废弃的矿坑边，继续生长。新旧产业转型，新旧历史交替，这也是一座城市新发展的开始。

向南行，我横跨了这座城市的南北，见证了一年四季的更替，听闻了这座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的历史。历史总是在须臾间变更，四十年，不过是弹指一瞬间。但从另一个维度讲，又或许是沧海桑田，但许多事物存留的痕迹，不会磨灭。

夜色渐深，城市的灯火逐渐熄灭，几座商铺的彩灯，依然亮着。这座城市也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不断地向前延伸，向前探索，孕育着新兴城市发展的动力。

测绘学院 陈硕浩 / 摄

